

文學作品中文字意象的研究一

以詩人布洛克詩中五大文字意象為例

廖梨月 / Liao Lee-Yueh

清雲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 助理教授

Departmen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Ching Yun University

【摘要】

布洛克為俄羅斯現代主義詩歌的一代宗師，為了探索其詩中神秘的隱喻象徵，此論文針對布洛克詩中五大文字意象進行統整分析：「色彩意象」、「聲音意象」、「自然意象」、「神性意象」、「女性意象」。除了針對詩中文字意象所蘊涵之象徵意義進行研究，並和作家的思維、情感及當時的創作背景交錯分析，呈現象徵主義大師布洛克的創作特色。

【關鍵詞】

文字意象、布洛克、象徵主義

【Abstract】

Blok was a leader of the Russian Symbolist movement. In order to explore mysterious symbols of Blok's poetry, this paper will address the analysis of images in Blok's poetry, including five parts: the color's image (color, light), the sound's image, the image of nature, the God's image, and the women's image. In addition to analyzing poems' images, the analysis will involve Blok's life style, psychic features, national history and culture, traditional customs at that time.

【Keywords】

image, Blok, symbolism

一、前言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俄羅斯由農業社會逐漸過渡向工業社會，新的社會秩序文化建立之前，俄羅斯的知識分子在不確定社會氛圍下，紛紛投向精神的探索，由此萌生了不少文化思想流派，掀起一場嶄新的文化復興運動。這段時期就是「俄羅斯白銀時代」(約從 1890 至 1920 年)。其中詩歌文學創作，就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以蓬勃發展。

在俄羅斯現代主義詩歌運動中，「象徵主義」學派就是個中的翹楚。他們強調藝術的三大要素：神祕主義的內容、象徵的手法、藝術感染力的擴大，以對抗當時俄羅斯文壇上自然主義和現實主義的創作。象徵主義者認為象徵可以表現思想無現的一面，使的藝術變得崇高、晶瑩、剔透 (吳元邁 1998:26)。

在二十世紀的俄羅斯詩壇，人們如果想尋找一位普希金式的人物，布洛克應該是最無可爭議的人選。他的創作繼承了俄羅斯沉鬱、感傷、凝重的哲理抒情詩傳統，成為古典詩歌藝術的集大成者，又以神秘的筆觸展示了躁動、荒誕、虛無、絕望、放縱的現代人的生存狀態，成為俄羅斯現代主義詩歌的一代宗師。亞歷山大·布洛克的創作將象徵主義浪潮，推展至巔峰 (曾思藝 2004:125)。1980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他列為世界重點紀念的文化名人之一。

布洛克抒情詩裡蘊含神秘意味的柔美，隨著現實環境的改變，他在革命前的動盪接觸到生活的現實之後，美化神秘色彩受到現實的考驗。他的神祕主義信仰遇到人間醜陋便完全粉碎，一個可怕的道德問題突然如黑不見底的深淵迎面而來。

對布洛克而言，知識份子活在他們自造的一個假世界裡。他們和現實生活中飢餓的工人、農人流浪漢和那個人造世界是脫離的。理想與現實所造成的衝突、反抗、沮喪也反應在文字創作的特色上。

布洛克一再強調詩人的個人熱情，作為一位真正的詩人，那就應該充滿時代的精神。因為在動盪不安的時代，詩人心靈裡最溫柔和親切的渴望，同樣也充滿著動盪和不安。他的詩時而和諧、時而充滿悲劇混亂、時而宣揚美的解放，此論文透過布洛克詩中各種意象的彙整分析，了解詩人的創作特色並印證體驗詩人個別化的過程。

此次布洛克詩中五大文字意象研究，將以語用學角度彙整分析不同語境中話語意義，尋找恰當表達和準確地理解，並確立創作中文字意義。就如同索振羽於《語用學教程》一書當提到：理解語言形式的「字面意義」是不夠的，還必須依據當時的語境推導出言語形式的「言外之意」(索振羽 2000:17)。對於文

學作品語言分析，除了注重「上下文語境」的研究，也不能忽視和文學創作者相關之「社會文化語境」(作者價值觀及社會歷史文化背景)分析。透過不同語境的交錯分析才能突顯文字意象背後所隱藏的真正意涵。

二、內容

I. 布洛克創作生平及特色

布洛克生於 1880 年，卒於 1921 年。布洛克是俄國象徵主義詩潮的傑出代表，他在詩歌創作和理論上既吸納了法國象徵主義的甘露，又汲取了本國詩歌傳統的營養，走出了具有俄國民族特色的象徵之路。布洛克在創作詩歌時，隨著不同時期的心境轉變及社會環境的變化，於作品中將許多想要表達的思想心情反映在詩歌的意象變化中，賦予詩中的意象更獨特更多元的象徵意義。

布洛克文學創作經驗，可將其詩歌探索之路分為三個階段：神祕主義的「正題」階段 (1898-1904)；懷疑主義的「反題」階段 (1904-1908)及最後的「合題」階段 (1908年後)。經由這三個階段連結，布洛克在詩中描述抒情主人翁「我」的道路：從最初的「和諧」，走向「混亂」與「悲劇」，再走向「美」的解放而進行的奮鬥，走向俄羅斯的新生活(曾思藝 2004:106)。

第一階「正題」時期是布洛克內心對美好理想追求的階段，此時期的布洛克深受俄國象徵主義代表人及哲學思想家索羅維耶夫 (В. Соловьев¹) 神祕主義的影響，相信藝術的魔力，認為唯有藝術的象徵才能表達無法言語的世界奧秘。此時的布洛克一心嚮往真善美的崇高境界。第一階段代表的核心詩章是《麗人吟》(“Стихи о прекрасной даме”)，此時在詩人心目中「麗人」是永恆靈魂的象徵，其意象是崇高的、浪漫的、上天的，此時期強調的是「美」、「善」、「愛」的力量與精神。

第二階段為「反題」時期，具有懷疑主義色彩，是布洛克創作的重要轉折時期。這時整個世界開始動盪不安，超出詩人所能控制的局面並引起自身生命的壓制感，此時的布洛克無法適應外部世界而走向懷疑和自我否定，逐漸背離崇善的象徵化世界，放棄了索羅維耶夫的神祕主義，轉向反映現實生活和社會鬥爭的重大題材。在創作的第二階段，布洛克的世界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1905 年第一次革命對布洛克的創作道路起到關鍵性的影響，他關注起日常生活，受到貧窮及政府壓迫的痛苦世界。此階段的分析將以詩集《城市》(“Город”)為基礎。

¹ В. Соловьев 俄國象徵主義代表人之一，哲學思想家。

第三階段「合題」時期呈現對現實的一種嶄新、深層的思考，布洛克想引導混亂的世界重新走向統一的和諧。一方面揚棄過去的束縛，另一方面又把過去種種特徵整合起來。布洛克在 1911 致別雷(А. Белый²)的信上曾說：「我全部詩篇加在一起，乃成為「人形成過程的三部分」：從一瞬間極度燦爛的閃亮開始，通過必經的沼澤森林，走向絕望、詛咒、報復……到誕生一個社會的人，一個藝術家，他勇敢地放眼世界，他有權去研究諸多形式，去審視善與惡的雛形…」(阿格諾索夫 2001:206)。此階段分析將以具代表性詩集《可怕的世界》(“Страшный мир”)及長詩《十二人》(“Двенадцать”)為基礎。

II. 詩性語言與文字意象

文字的創作類別中，詩歌語言最能突出表現出文學語言與日常語言的區別。就俄國形式主義者雅各布森(Роман Якобсон)觀點：文學性即「詩性語言」，是一種語言藝術(Якобсон 1975:198)。詩歌的語言通常將一般語言的陳述方式打亂，使得平常的世界變得陌生。透過詩歌語言的結構規律和語言的創造性，比起日常生活語言更容易引起人們的注意。

就如同史柯洛夫斯基(В. Шкловский)表示：文學敘述「生疏化」或「陌生化」的主要目的，是將一成不變尋常語言打破，重建語言的魅力與藝術感(Шкловский 1929:5)。根據蘇聯符號學家洛特曼(Ю. Лотман)的看法，語言中除了一般溝通的「自然語言」之外，還有一種以「自然語言」為基礎所發展出來的「進階語言」，而詩的語言就是「進階語言」的代表，因為其意義有兩層：自然語言的意義加上附加聯想的意義(Лотман 1970:75)。

文學語言的特性就在於它活化了詞語的全部潛能，使它具有遠多於其在日常語言中所具有的豐富含義。對應俄國形式主義者雅各布森的言語功能理論，「受話者」為了接收完整的「信息」，需要了解文本中每個最小「意符」於「詩化的」、「文學的」功能主導之下，互相結合作用所產生的複雜語意模式(Якобсон 1975:197-198)。

俄國語言學家帕切伯亮(А. А. Потебня)也表示詩化的文字是將現實經由美學轉換後的一種形式。也就是說詩或藝術本身是一種對現實的詮釋，為了全新的、更複雜及崇高的人生目標所產生的轉換。於文字及詩學意象發展系統中，創作作品本身架構就反應了社會的生活及社會的理想，作者本身信念、世界觀及對於所描繪的事物的態度(Потебня 1976:339)。

² А. Белый俄羅斯象徵主義的主要代表詩人之一。

詩的語言一般的語言有所不同，詩是一種多度的語言，我們用來傳達消息的普通語言是一度的語言，這種語言只訴諸聽者的理智。詩歌是傳達經驗情感的語言，爲了傳達經驗，必須訴諸全體，不能只針對理解部份。詩不只涉及人的理解，還涉及人的感官、感情與想像。詩的理解度之外，還有感官度、感情度與想像度。爲了準確傳達詩歌語言中豐富的情感意蘊，詩人往往運用各種修辭的手法來突顯所要表達的意境，其目的是將文學的語言跳脫出一成不變的日常語言架構，變換語言的慣性與用法，爲了就是要引起讀者的注意，以求更豐富的展現語言所能承載的訊息，讓作品更顯餘蘊。

此次分析將以「文字意象」(Словесный образ) 爲主體，俄國語言學家維納庫爾 (Г. Винокур) 曾表示：文字意象和文學作品之形成密切相關，文字是文學作品的形成工具，但文字本身也是藝術美學中的主體。文學作品中的文字之所具有特別的美學價值，在於文字不只是一種形式，於形成文字意象的同時文字傳達實質的內容，文字形式構成意象，而意象的又轉換成作品的思想內容 (Кожин 1964: 46)。透過「文字—意象—思想內容」這樣的模式，意象於文學作品的創作中具有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文學作品中的文字意象乃是美學角度爲基礎，於文學作品中作者利用文字將其個人的感受轉化成動人的具體的意象，進而讓讀者從意象中體會作者想要傳達的思想內涵 (Тимофеев 1976: 189)。

意象是一種客觀物象經過詩人的感情活動而創造出來的獨特意象，是一種賦予更多主觀情感色彩的具體藝術形象。「意」是指抽象的心意，是詩人主觀的情意，「象」是外在的具體物象，而文學作品中的「文字意象」就是作者透過文字將主觀的情感寄託於客觀的物象。具體的物象和抽象的情意結合，物象中有情意、情意中有物象。掌握詩歌意象，就能更進一步了解創作者蘊涵於詩歌中的思想情感及意境。

爲了使作品中所描繪的形象更具體化、生動化，感官度的傳達及文字意象的形成就很重要。詩人常常運用空間、時間、色彩、聲音的文字意象，作者將要表達的感情及訊息化結合感觀及想像，利用豐富精鍊的語句，變化語言的慣性，讓作品更具深度及層次。文學作品中透過各種文字編排組合，「意象」的形成就如同帕切伯亮所述：「於一開始呈現文字的外在形式，接著活化文字的內在形式」 (Потебня 1976:24)。

俄國詩學大師日爾蒙斯基 (В. Жирмунский) 於布洛克相關的研究中指出：布洛克是一名隱喻詩人，他將世界隱喻知覺確認為詩人基本屬性。對詩人而言，依照隱喻的幫助，可對世界進行浪漫的變形；這並不是一個隨心所欲的詩歌游擊，而是對生活神秘本質的真正領悟 (Жирмунский 1977: 46)。

詩歌的創作過程中布洛克逐漸形成了自己的創作個性，他認為「任何詩人的重心都在於他的創作個性」，「沒有人在其中的詩句不過是一團的霧」，是被「玫瑰霞光照亮的孤獨沼澤」(袁順芝 2005:102)。布洛克獨特的創作個性顯現在其獨特的詩語用法，布洛克傾心把哲學思考與審美追求融入詩中，在不斷的探索和實驗中形成自己的詩歌風格，也因此，此論文透過詩歌中文字意象的彙整分析，將布洛克詩中抽象的象徵逐一剖析。

為了探索布洛克詩中隱喻象徵的神秘及每一創作時期之意象特色變化，此論文將針對布洛克之文字意象進行統整分析：主要針對「色彩意象」(顏色、光線)、「聲音意象」、「自然力意象」、「神性意象」、「女性意象」共五大類。如上所述，分析的文本將以布洛克創作時期重要的三個階段(正、反、合)中各選一部具代表性的詩集為基礎，研究其中五大意象的特色及和變化：《麗人吟》、《城市》、《可怕的世界》及長詩《十二人》³。以這三卷詩集及一部長詩為主研究布洛克詩中意象的變化及其象徵意涵的轉變，由此可以更了解這位象徵主義大師在文學創作裡所呈現出的生命哲學以及對現實世界的詮釋和思考。

III. 布洛克詩中五大文字意象特色及變化

布洛克十分喜歡運用各種色彩，這不僅僅體現於詩作中，在其相關的論文中也如此。於《論俄國象徵主義現狀》一文中，他用淡紫色、紫紅的黃昏來象徵詩人所面對的現實，並用藍色來象徵詩人理想。布洛克的另一篇論文《顏色與詞語》中也闡釋了色彩對於詩作的重要意義。他表示：在如海的詞語中，只有與顏色相符的詞語才適合詩人，這些詞語是多彩的、多情的和悅耳的(袁順芝 2005:103)。布洛克的詩歌色彩強烈豐富，他的感情，他的喜怒哀樂，都依附在他所創作的色彩中。

俄國詩人布留索夫(В. Брюсов)也評論說，「布洛克的詩是白晝的、不是夜間的，是色彩、不是色調，是豐富的聲音，不是叫喊與沉默」(Брюсов 1955:292)。也因此除了色彩的意象外，聲音意象的分析也是一大重點，布洛克的詩從森林之低吟到暴風雨之怒吼、提琴之狂叫、風之聲、豎琴聲、絃聲、濤聲，他所使用的比喻與象徵大都是有聲的，這些聲音的意象訴說著詩人所體驗的生命本質與真理(史朗寧 1981:256)。

除此之外，自然力意象及神的意象的分析也是了解布洛克創作特色的重要

³ 分析文本來源為：Блок Александр. Собр. соч. : В 8 т. М.; Л., 1960-1963. 此論文中所引用之文本將註明冊數及頁碼。

一環。布洛克所稱之自然，是希臘哲學家所說的宇宙最基本的自然元素，是思想象徵之重要來源（于勝民 2000:86）。在布洛克的心中文明的世界背後存在著人們難以控制的自然力量，在這個非理性的世界裡，人不再是理性的奴隸，而是為本能與狂放的情欲所驅使的自然人。

布洛克深受索羅維耶夫的宗教哲學的影響，善用抽象的象徵來表示對於另一個世界(理想世界)的嚮往。布洛克曾說：「詩人的職責首先在於揭開外面表面的覆蓋，挖掘心靈的深處，詩人必須放棄世俗一切的羈絆」。他把詩歌作為神性的傳達，他認為詩人必須「內心自省、目光專注、神悟默契、與大自然混沌狀態相交融」（袁順芝 2005:102）。

除了宗教哲學之外，索羅維耶夫所提出「永恆女性」（вечная женственность）形象也深深的影響布洛克，「女性」意象成為布洛克創作主題中重要的一環。於布洛克的創作世界中，女性的意象常和自然及宗教的意象相互輝映，於不同的創作時期呈現不同的意象風貌。

以下將以布洛克三個重要的創作時期為基礎，探討詩中五大文字意象(女性、神性、自然、色彩、聲音)之特色及變化。

1. 正題時期

第一個階段「正題」（1898-1904）是詩人創作之初期階段，充滿神秘主義的色彩，《麗人吟》是詩人早期重要代表作之一，與其生活、情感經歷密切相關。該作品呈現詩人對於未來妻子門捷諾娃充滿戲劇性的愛情及對俄國詩人哲學家索諾維耶夫之思想的迷戀。這兩個因素成為該詩集直接現實的因素及理論的基礎。

於這階段中作者善用抽象的象徵手法表達孤獨靈魂對於另一個世界的嚮往，女性成為世界靈魂及理想世界的象徵。於《麗人吟》詩集中女性的意象以神秘、浪漫愛情為主旋律，許多方面表現索諾維耶夫以美為基礎改造世界的烏托邦理想。青年詩人布洛克就如同其他象徵派詩人一般，一方面對於現實感到不滿，一方面又無法真正進入現實的社會理解人民的想法，其思想常處於空虛徬徨孤獨憂傷的狀態。從詩人的角度來看，現實世界是污濁痛苦的，也因此於詩人的心中建構出另一個彼岸的理想世界。於這理想的世界中作者用神秘且朦朧的情境來寄託自己的情感。就如同於《麗人吟》詩集中，〈我走進了陰暗的教堂〉（“Вхожу я в темные храмы...”）詩中寫道：

*Вхожу я в темные храмы,
Совершаю бедный обряд.*

*我走進了陰暗的教堂
完成簡陋的儀式*

<i>Там жду я Прекрасной Дамы</i>	我等待麗人的來臨
<i>В мерцании красных лампад.</i>	在紅色燈火閃爍中
(I, 232)	

神祕朦朧的意境中，麗人的意象和神及大自然天空的意象合而為一，她是宇宙的靈魂，是神聖永恆的象徵。如在〈我與世界—雪花、溪流...〉（“Я и мир — снега, ручьи...”）詩歌中：

<i>Я и мир — снега, ручьи,</i>	我與世界—雪花、溪流
<i>Солнце, песни, звезды, птицы,</i>	太陽、飛鳥、歌聲、星宿
<i>Смутных мыслей вереницы –</i>	還有一段理不清的思想
<i>Все подвластны, все-Твои!</i>	一切受你主宰，為你所有
(I, 193)	

雖然麗人是世界的主宰，但於詩人的心中這如夢似幻的麗人是令人難以捉摸的，於創作中作者用神祕且朦朧的情境將麗人形象和色彩、宗教的意象及自然的意象密切結合，抒情主人翁把自己滿腔的柔情獻給如夢似幻的女神，期待和著女神的降臨。也因此朦朧的霧色成為此詩集中常見之大自然的意象，於〈你走過蔚藍色的道路...〉（“Ты прошла голубыми путями...”）詩歌中：

<i>Ты прошла голубыми путями,</i>	你走過蔚藍色的道路
<i>За тобою клубится туман.</i>	周圍捲起煙霧
<i>Над твоей голубой дорогой</i>	在你面前的蔚藍道路
<i>Протянулась зловещая мгла.</i>	壟罩著陰鬱霧幕
(I, 112)	

朦朧蔚藍的暮色如同晨霧、日落、黃昏帶著神聖神秘的色彩，這聖潔神秘的氣氛連結了大地的無聲的靜默，於〈黃昏的影子靜靜地...〉（Тихо вечерние тени...”）詩歌中：

<i>Тихо вечерние тени</i>	黃昏的影子靜靜地
<i>В синих ложатся снегах.</i>	降落在湛藍的雪地上
<i>Тихо вечерние тени</i>	黃昏的影子靜靜地
<i>Синих коснулись снегов.</i>	觸動著藍色的雪地。
(I, 77)	

在這樣寂靜的世界中，聽見的只有祭禱的聲音，於〈我與你相會在日落時分...〉（“Мы встречались с тобой на закате...”）詩歌中：

Белый стан, голоса панихиды 白色的身軀，祭禱的聲音
И твое золотое весло. 你那金色的船槳
(I, 194)

依據索洛維耶夫認為：「愛就是尋找上帝，愛情就是對至高無上的主的感情，神秘的顫抖...」（圖爾科夫 1993:78）。布洛克繼承了這一觀點，認為愛情最能體現出人的神性美。也因此《麗人吟》中出現的女主人翁，有著既真實又神祕的色彩，有時像是在闡述著布洛克本身的愛戀瑣事，尤其是跟妻子門捷列耶娃的甜蜜或苦澀，都既隱晦又詳實地描繪在詩集中，但有時卻又像是單純在追尋心目中想要遠離世俗塵囂所高築起來的理想國度。

為了清晰分析《麗人吟》詩集中五大意象的特色及關係，可對應俄國學者曼慈（Минц）依此詩集中詞彙象徵意涵的分類：第一組為「上帝」（Бог）及「天空」（Небо）；第二組為「麗人」（Прекрасная Дама）；第三組為「大自然」（Природа）；第四組為「詩人」（поэт）（也就是詩中的「我」）；第五組是「人們」（люди）及「城市」（город）（Минц 1999:570）。於此分類中「上帝」和「天空」等詞彙在詩裡的地位被安置在上，而「人們」和「城市」則是被放置在下。I、II、III這三大類組合其實就等同於是世界核心的本原體，也就是布洛克闡述他夢想國度的理想特性，這些都屬於精神上的。詩人認為「上帝、天空」和「麗人」的地位是至高無上，是身處於這熟悉世界「我」與「人們」努力追求的梦想。

第一組至第三組之上帝、天空、麗人甚至是大自然，於此詩集中代表都不是實物，從字面上看來便給予人高尚及崇高的感受。位於第四組的詩人，處於理想國度及現實社會之交接模糊位置，詩集中顯示「我，與麗人相同」或是「我，與人們和城市分開」，便可看出布洛克在《麗人吟》裡，自身想擺脫所處的庸俗世界及嚮往純潔美麗的彼岸國度，詩人想藉著真善美代表的麗人來掙脫這個世俗的現實社會。但同時於詩集中也呈現不同角度，就是「我，與麗人分開」或是「我，與人們和城市相同」，布洛克經常在詩裡會透露出的迷惑與不安，他雖執拗地追求美好世界的麗人，但畢竟現實世界有著現實世界的殘酷，被塵囂世俗深深桎梏住，他的理想飛不高、走不遠，始終與幻想中的蔚藍遠方有著某種程度的距離。

麗人的理想意象於《麗人吟》詩集中和藍色意象相互連結，如在〈自由望著一片藍天...〉（“Свобода смотрит в синеву...”）、〈你走過蔚藍色的道路...〉（Ты

прошла голубыми путями...)、〈春天消融著河上的冰...〉(Весна в реке ломает льдины...)詩歌中所描繪的藍色幾乎都與「道路」(дорога)、「遠方」(даль)、「自由」(свобода)或「藍天」(синева)相連結。對於理想中麗人的追尋表現在對於彼岸世界理想的追求過程，也顯現在尋找一條藍色的康莊道路的願望，於是藍色的遠方幾乎也等同於是理想國度的代名詞。

對於布洛克來而言「藍色是一個神秘的色彩，代表著愛，是夢想中的感受，是創作時的夢境、在記憶或在想像裡的美好。它不是外在的世界，不是日常生活裡的現實，而是內在的世界，詩人的真實嚮往，這一份愛帶有神秘和浪漫的色彩」(Ковтунова 2003:19)。

除了藍色理想意象之外，於詩人「正題」創作階段中金色及白色也呈現理想彼岸的象徵。如在〈我與你相會在日落時分...〉(“Мы встречались с тобой на закате...”)、〈我相信聖經的太陽...〉(“Верю в Солнце Завета...”)、〈燃燒神秘的標誌...〉(“Разгораются тайные знаки...”)等詩歌中，藍天與黃金色相連一起，詩中也常見炫目的金色與神聖的白色連用，像是白晝山頂鍍上金光、白色的身軀拿著金色的船槳等，於布洛克的詩中藍、白這兩種純粹的色彩與光亮飽和的明亮色相連結，呈現年輕夢幻的璀璨，金色象徵的希望展現在神秘聖潔的蔚藍與潔白中。

從顏色意象來看，在《麗人吟》裡白色、金色與藍色可與分類中的 I、II、III 類組相互連結，常連用的詞彙有「天使」(ангел)、「聖廟」(храм)、「天空」(небо)、「遠方」(даль)、「夢想」(мечта)等，這三種顏色是屬於詩人夢想國度的顏色，歸屬於精神靈魂層面。而黑色與紅色常相連的字彙就屬於第四與第五類組，常相連結的詞彙有「火焰」(пламя)、「塵土」(пыль)、「奴隸」(раб)、「煙霧」(дым)或「髒污」(смерд)等，是屬於世俗的現實社會層面。這大類所屬顏色存在著明顯的對立關係。

除了連結麗人出現時「白色」(белый)、「藍色」(голубой)、「金色」(золотой)，麗人的意象常伴隨的是「寂靜」(тишина)、「聖廟」(храм)、「教會」(церковь)、「天使」(ангел)、「遠方」(даль)、「小花」(цветы)、「天鵝」(лебедь)、「白雪」(снег)、「霧」(туман)、「馬」(конь)等等。麗人的出現虛無縹緲、似有若無，如仙女下凡一般，透過布洛克多彩的詩歌語言及一連串意象的結合，建構一連串麗人的聖潔神秘的意象體系。

2. 反題時期

第二階段「反題」時期 (1904-1908)，具有懷疑主義色彩，是布洛克創作的重要轉折時期。嚴峻的鬥爭打破了詩人所編織的象徵美夢，他逐漸放棄了神祕主義及世界和諧的美好理想，開始關注起日常生活，受到貧窮及政府壓迫的痛苦世界。如在詩集《城市》中布洛克已逐漸背離了神祕主義，放棄他所期望的世界和諧的理想。「永恆的女性氣質」在這裡不是以崇高的浪漫主義概念出現的，而是聽慣城市街頭喧囂的塵世中顯現。

詩人開始面對現實並於現實的社會中尋找自己的位置，將自己置身於民族國家的命運當中。也因此詩歌題材也轉向反映生活及社會鬥爭等重大社會題材。詩人的女性意象也從神聖純潔的「麗人」形象轉變成爲酒館中帶著黑色的面紗的「陌生女郎」。

<i>И каждый вечер, в час назначенный</i>	每天傍晚於約定的時光
<i>(Иль это только снится мне ?),</i>	(或許這只是我的夢幻)
<i>Девичий стан, шелками схваченный,</i>	一位穿著洋裝的苗條女郎
<i>В туманном движется окне.</i>	出現於煙霧朦朧的窗旁
---	---
<i>И веют древними поверьями</i>	她那頭上帽子插著黑色羽毛
<i>Её упругие шелка,</i>	她那飄逸的洋裝如雲彩衣裳
<i>И шляпа с траурными перьями,</i>	她那纖美的手指滿是珠寶閃亮
<i>И в кольцах узкая рука.</i>	讓人相信她是傳說中下凡的女郎
<i>И странной близостью закованный.</i>	一種奇妙的親切感把我征服
<i>Смотрю за тёмную вуаль,</i>	對著她黑色的面紗我不禁凝望
<i>И вижу берег очарованный</i>	那裡我看到了迷人的彼岸
<i>И очарованную даль.</i>	我看到了令人神往的遠方
<i>(II , 185)</i>	

於〈陌生女郎〉(“Незнакомка”)詩中，布洛克審視這位酒館中出現的陌生女郎，從燈紅酒綠的酒館中，主人翁仍在找尋「迷人的彼岸和令人嚮往的遠方」。「陌生女郎」起源於「麗人」，一方面這是對於舊象徵的一種傳承思考，另一方面是對於「麗人」意象的疏遠、否定，這一新的意象讓布洛克體會接近現實及塵世的願望。雖然此時期詩人的思考對於美的膜拜仍處於朦朧的狀態但滿懷期

待，隨著時代變化詩人的思想逐漸深化，詩歌中的社會主題及知識份子的主題愈來愈深化及鮮明。

於此階段布洛克此時的注意力擺在周圍發生的情勢變化，幻化成詩裡的內容，也就是主人翁所生活、活動的地方。在詩集裡的「城市」的面貌是以不同形式呈現出來：「暗淡的屋頂」(оловянные кровли домов)、「胡同」(переулки)、「廣場」(площади)、「街道」(улицы)、「櫥窗與人行道」(витрины и тротуары)、「黑暗的門縫」(тёмные подворотни)、「懸掛明亮燈火的劇院門口」(театральные подвезды с яркими фонарями)、「夜晚的小酒館」(ночные кабаки)、「郊外的餐廳」(загородные рестораны)等。

為了更了解此階段中的各種意象之特色，對照《麗人吟》詩集中的分類，依照詩詞象徵的意涵可以將《城市》詩集裡常出現的意象詞彙分為五組：第一組為「雪」(Снег)及「花」(Цветы)；第二組為「她」(Она)和「陌生女郎」(Незнакомка)；第三組為「霧」(Туман)、「黑暗」(Мрак)和「日落」(Закат)；第四組為「詩人」(поэт)；第五組為「工廠」(Фабрика)和「城市」(Город)。

如果《麗人吟》的象徵核心是以世界本質的神祕性所呈現，那麼《城市》的核心便是更趨向於社會現實情況的反映，是某種新的社會本質。詩集中呈現出一種混亂、無系統的社會活動。在這之中，「永恆女性」已經漸漸遠離，既神祕又純粹潔白的理想國度也已逐漸消失。

將布洛克創作第一階段代表詩集《麗人吟》與第二階段之代表詩集《城市》中象徵神聖崇高的第 I、II、III 類組相對比便可發現，《麗人吟》裡的美婦人處在既神祕又崇高的環境裡，她在上帝的擁抱中，接近大自然意象中之天空。而在《城市》裡代表著高尚又純潔的常相連字彙已從抽象、虛幻的代表換化成可碰觸的雪和花，是走入現實社會的「陌生女郎」。於第二階段神性意象的「蔚藍天空」已變成實際的「白雪」和「小花」，神聖的聖廟形式已逐漸消失。

此時期大自然意象「霧」及「日落」於詩歌意象中湧現，常和「黑暗」連結，其實也等同於詩人在這一時期較為朦朧灰暗的心緒。而這樣的自然意象也各顏色的意象相互輝映。在《城市》詩集裡灰色是主色調，這是困苦平民百姓的代表色，像是穿著灰上衣的狀漢或是在灰色天空底下祈求麵包的可憐人們。如在〈最後一日〉(Последний день)、〈大會〉(“Митинг”)、〈從地窖黑暗處升起...〉(“Поднимались из тьмы погребов...”)等詩裡所透露出的氣息大多是灰濛濛不清楚的桎梏空間。於〈依舊美好的灰色天空〉(“Ещё прекрасно серое небо...”)詩中，寒冷的光線使沙皇的冬宮呈現灰濛或是灰色的街道上覆蓋著滿滿的蜘蛛

網等，這其實是形容當時在社會層出不窮的擾亂鬥爭中，小老百姓們於夾縫中求生存灰白荒涼的意象。

<i>Ещё прекрасно серое небо,</i>	灰色天空依舊美好
<i>Ещё безнадежна серая даль.</i>	灰色遠方依舊絕望
<i>Ещё несчастных, просящих хлеба,</i>	無人憐憫，無人憐憫
<i>Никому не жаль, никому не жаль !</i>	祈求麵包的可憐人

<i>И в небе сером холодные светы</i>	在灰色的天空中，寒冷的光線
<i>Одели Зимний дворец царя,</i>	壟罩著沙皇的冬宮，

--

--

(II, 176)

此時期的詩人位於第三組的「灰霧」及第五組「城市」之間，雖然周遭世界充滿灰暗的色調，但詩人的心中仍然嚮往能從現實中找尋到心目中的蔚藍理想。藍色在此時依舊是布洛克心目中對於真善美的期望代表，但又因感受到現實世界的動亂不安，此階段藍色開始與陰鬱及昏暗的場景相連結。像是〈傳說〉（“Легенда”）、〈隱形人〉（“Невидимка”）與〈你面無笑容走過...〉（“Ты проходишь без улыбки...”）詩歌中所描繪：藍色的帳幕是低矮的、藍色煙幕在城市上空、藍色陰鬱依托在神聖的遺跡之上。當然，布洛克所賦予它的神聖瑰麗色彩依舊存在，像是〈在小酒館，在胡同，在轉角處...〉（“В кабаках, в переулках, в извивах...”）還有〈我處在四面牆 — 絕望的...〉（“Я в четырех стенах — убитый...”）裡的仍可看見蔚藍地及蔚藍的像在天上的她。也如同〈陌生女郎〉“Незнакомка”的藍眼睛在遙遠的岸上發亮。

<i>И перья страуса склоненные</i>	帽子上低垂的羽毛
<i>В моём качаются мозгу,</i>	總在我腦海裡搖晃，
<i>И очи синие бездонные</i>	深不可測的藍眼睛，
<i>Цветут на дальнем берегу.</i>	在遙遠的岸上發亮。

(II, 185)

《城市》時期和《麗人吟》時期最大的不同在於其主色調從象徵聖潔之白色及藍色，轉換成灰色、黑色及紅色，這些顏色意象和第三組及第五組的意象

象徵相互連結。「灰色的行人」(Серые прохожие)象徵的底層人民，而「紅色境內的城市」(город в красные пределы)或「黑色的巢穴」(чёрный притон)、「黑色的披甲兵」(латник в чёрном)等描繪均呈現社會動盪不安、現實生活緊張氣氛的縮影。這和《麗人吟》所描繪的景象顯著不同，呈現更為具體、更入微深刻的動亂緊張之感。此時期以灰、黑、紅為主之顏色意象，讓人感受到這時的俄國社會瀰漫一股山雨欲來風滿樓的革命氣息，處在一觸即發的時刻。尤其是1905年革命後，國內社會矛盾愈加嚴峻，俄國人民日益高漲的反動激情還有嚴重的鬥爭形勢都一再敲碎破壞了布洛克初期那幻想的美夢。

除了黑色意象之外，白色意象也逐漸轉往死亡與強烈哀淒的象徵意蘊，白色與純潔的理想相連，也與黑暗的死亡相連，這種移動性是與布洛克看世界的觀感相關。也突顯出反題時期的懷疑主義色彩，呈現一種反象徵的藝術表現手法。所謂的「反象徵」指的就是在象徵中的「自我否定因素」，即隨著詩人世界觀的改變，藝術表現手法也有所變化，同一詞彙在不同創作階段有了相反的變體象徵意義，失去了原來崇高地位，轉向低俗的象徵 (Эпштейн 1977:354)。這樣的反象徵手法也反應在「麗人」至「陌生女郎」意象的轉變。

除了顏色的意象外，聲音意象也反應作者創作中象徵意涵的改變。聲音意象從神聖的「寂靜」及「祭禱」聲轉變成了灰色街道中人群的「沙沙作響聲」(шелется)，酒館中的「嘻笑聲」(хохот)、「玻璃杯的相碰聲」(в звоне стаканов)、「尖銳咒罵聲」(резко — раздались проклятья) 及「士兵們『一、二、一、二』的答數聲」(Шлепают солдатики: раз! два! раз! два!)。於〈傳說〉(“Легенда”)詩中現實中的哈哈大笑聲及轟隆雷聲結合，打破大地沉寂，似乎嘲諷這瀰漫死亡氣息的城市。

<i>Под дождем умолкала песня дальних колес...</i>	<i>雨聲下遙遠的車輪之歌 沉寂下來...</i>
<i>И толпа грохотала. И гроза хохотала.</i>	<i>人群轟轟作響，雷亦轟隆</i>
<i>Ангел белую девушку в дом свой унёс.</i>	<i>天使帶走家中的白女孩</i>
<i>(II, 167)</i>	

此時的革命與社會環境使他從孤獨的冷眼旁觀到漸漸融入社會底層人民的生活，嘗試用幻想揭示世界的奧秘到冷靜地觀察現實，他逐漸擺脫象徵的理想朝向現實生活。

3. 合題時期

第三階段「合題」(1908 年後) 是對現實的一種嶄新思考，布洛克想引導混亂的世界重新走向統一的和諧。在 1905 至 1917 年兩次革命之間，布洛克對祖國和人民的歷史命運特別關注。他向著革命方向突進，在社會鬥爭日趨激烈的形勢下逐漸擺脫象徵主義，轉向現實生活，於其詩歌創作中作者一方面揚棄過去的束縛，又把過去種種特徵整合起來。在這階段，是詩人艱難甚或痛苦的道路達到最後的巔峰階段。這期間出現的詩作響鳴起兩種聲音，一種聲音揭示他稱之為《可怕的世界》(“Страшный мир”)中人的孤獨、痛苦與絕望，渴望著拯救與解放；另一個聲音則嚮往未來、嚮往革命，透過絕望與痛苦，愛恨交織來表達對祖國、對人民、對生活的希望，如長詩《十二人》(“Двенадцать”)。

從這時期開始，布洛克愈是對生活留心觀察，愈是對周圍的世界作深入思考，不再只侷限於象徵主義的框架，而是擴大對現實世界的真實描繪，將所感受到的社會黑暗與困苦人民的生活，透過象徵的隱喻與寫實的描述於其詩歌中呈現。他在這創作成熟時期，所展現的是對思想和藝術方面的信念和熱情，而不單僅僅是他原有象徵主義體系手法的呈現。《可怕的世界》這一詩集的核心與布洛克其他詩集都相關連，首重在探討俄國境內受革命動盪影響後的氣氛，還有因權威沙皇暴虐統治下，底層人民困苦生活的寫實描述。

這階段之創作中，布洛克最主要想呈現的內容是「洞察生活本質」，於《可怕的世界》中經由許多修飾語使用加深詩集所呈現的氣氛。如詩集中代表性的之修飾語「荒涼的、偏遠的、消條的」(глухой) 和「空虛的、無聊的」(пустой, пустынный)突顯當時不安社會中人民生活的本質。這些修飾語所描繪的主體是外在世界的面貌：「荒涼的街道」(на улицы глухие)、「閉不透風的窗戶玻璃」(за глухим стеклом окна)、「幽暗荒涼」(мрак был глух)；也用來描寫時間：「萬籟俱寂的夜晚」(вечера глухие)、「消條歲月」(года глухие)；有時是描寫人的感受：「沒有理由的沉悶憂鬱」(глухая тоска без причины)；當然也有對於心靈的描述：「你的心靈既疲倦又冷漠」(ты душа усталая глухая)；和對生活的描述：「我消磨著既瘋狂又寂寥的生活」(Я коротаю жизнь мою, Мою безумную, глухую.)，詩中所強調的生活與世界本體是：「塵世空虛的無聊日子」(пустынной жизни суета)、「冷漠的世界，空虛、簡單又寂寥！」(--мир бесстрастен, чист и пуст!) 這些修飾語特別突顯《可怕的世界》中所呈現的貧脊、沙漠般的生活，既荒涼又冷漠 (Кожевникова 1986:202)。

有關女性的意象，於《可怕的世界》首篇〈致繆斯〉(“К Музе”) 詩中出現了有別以往的「繆斯」女神的意象。文學作品中的「繆斯」的形象通常以溫柔婉

約、和諧美麗的象徵出現，但此時的「繆斯」是悲劇性的，她的聲音帶有嘲諷的訊息。

<i>И когда ты смеешься над верой,</i>	當你嘲笑信仰時，
<i>Над тобой загорается вдруг</i>	你的頭頂突然閃過
<i>Тот неяркий, пурпурово-серый.</i>	我曾看見過的
<i>И когда-то мной виденный круг.</i>	朦朧的紫灰色光環。
(III, 7)	

詩中的「你」(ты) 指的就是繆斯。她大膽嘲笑忠誠信仰的神聖。紫灰色的光環其實就是現實的象徵，現實社會的死亡氣息讓女神的形象不再輕歌曼舞。

為了更清楚分析《可怕的世界》五大意象之間的關係及特色，依據其象徵意涵可將讓詩集常出現的詞彙意象可分為五大組：第一組為「天空」(Небо)及「岸邊」(Берег)；第二組為「她」(Она) 和「繆斯」(Муза)；第三組為「黑暗」(Мрак)、「日落」(Закат)、「可怕的世界」(Страшный мир)；第四組為「詩人」(поэт)；第五組「魔鬼」(Демон)、「死亡」(Гибель)、「地獄」(Ад)。

此時的自然意象籠罩著一股陰暗的氣息，「黑夜」及「日落」和 現實社會中「可怕的世界」連結，詩人深陷其中，感受到如從地獄般傳來之死亡訊息。

對於詩集中顏色意象的變化，從《城市》至《可怕的世界》可發現於此創作的階段詩中所呈現的內容更為陰暗，黑色意象成為主調。於此時期可怕的世界中常相連接的色彩為黑色及黃色（歸屬於第三組及第五組），基本上是呈現對於下流骯髒、墮落放蕩世界的描繪及諷刺，另一方面是為了無法真正落實理想、崇高的美麗世界而感到失落惆悵。

《可怕的世界》詩集延續《城市》詩集的舊有形象，並且更加深了它的陰鬱及恐怖，其實從色彩的變化便可清楚得知各自特點的不同。原本《城市》詩集中是以「紅、灰」交雜的色調為主，於《可怕的世界》裡變成是以「黑、黃」相織的色調為主，加深了死亡的訊息。原本的「灰色的夢」(серый сон)、「灰白僵硬的身軀」(серио-каменное тело)、「夜晚的灰色蒼穹」(серый как ночные своды)、「灰色天空」(серое небо)、「紅色太陽」(красное солнце)、「在紅色境內的城市」(город в красные пределы)、「紅色光線」(красный свет) 變成「黑色天空」(чёрное небо)、「黑色玫瑰」(чёрная роза)、「冬季黃色日落」(жёлтый зимний закат)、「黃色霞光」(жёлтая заря)、「在那黃色的日子裡」(в эти жёлтые дни)。

於此可怕世界中的黑色意象描繪的城市是痛苦、喪失名譽的地方，是以粗俗力量和金錢就能夠取勝的地方、是一切(包括愛)都能出售及買賣的地方。於詩歌〈合唱中的聲音〉(“Голос из хора”)中寫道：

<i>Всё будет чернее страшный свет,</i>	<i>可怕的世界愈來愈黑暗，</i>
<i>И всё безумней вихрь планет</i>	<i>星球風暴愈加瘋狂...；</i>
<i>(III, 62)</i>	

詩歌〈黑色的血〉(“Чёрная кровь”)強調就算是愛也無法馴服這陰暗的城市；詩歌〈死亡舞蹈〉(“Пляски смерти”)中描繪可怕的死人張牙裂嘴齧開黑色的嘴唇；詩歌〈我朋友的生活〉(“Жизнь моего приятеля”)敘述底層人民大多數人的心聲，毫無信仰、悲傷、淒慘又黑暗。除了黑色之外，黃色在《可怕的世界》詩集中也表達出整個社會的情況，像是〈屈辱〉(“Унижение”)中在冬季黃色日落時，斷頭台所行刑的死刑，表現當時人類所生活的驚駭絕望世界。

<i>В чёрных сучьях деревьев обнажённых</i>	<i>在光禿禿的黑色樹枝中</i>
<i>Жёлтый зимний закат за окном.</i>	<i>窗外是冬季的黃色日落</i>
<i>(К эшафоту на казнь осуждённых</i>	<i>(斷頭台前被定罪的死刑犯</i>
<i>Поведут на закате таком).</i>	<i>在日落時行刑)</i>
<i>(III, 31)</i>	

在主要的洞察「可怕世界」的描繪中，仍存在這另一種微弱的聲音，於絕望與痛苦生活中，表達對未來的希望。也因此於第 I 類組中也會連結白色和藍色及顏色意象，「天空」及「彼岸」之意象又再次出現。在這個階段它們就像是結合了《麗人吟》的神聖抽象及《城市》中的實際理想，成為救贖黑暗世界的純潔力量的象徵。但這樣的意象於《可怕的世界》詩集裡非常的微弱，是屬於一種現實的描繪的反襯，強調在如此邪惡可怕環境裡仍潛藏著希望。如於詩歌〈魔鬼〉(“Демон”)中，即使追求者可能消失跌落於大地之中，即使是魔鬼所創造出來的幻影，但白光閃耀的高山仍然是一種追尋的希望。

<i>И на горах, в сверканьи белом,</i>	<i>而在那白光閃耀的高山</i>
<i>На незапятнанном лугу,</i>	<i>在那潔淨無瑕的草地</i>
<i>Божественно-прекрасным телом</i>	<i>我將用我這柔美的軀體</i>

Тебя я странно обожгу.

夢一般神奇地燃燒著你

И под божественной улыбкой,

消失於飛翔之際

Уничтожаясь на лету,

在絕妙的歡笑中

Ты полетишь, как камень зыбкий,

而你像顆搖晃的石子飛走

В сияющую пустоту...

飛向燦爛無垠大地

(III, 60)

若和布洛克第一及第二創作階段比較起來，於「合題」階段《可怕的世界》詩集中主人翁常以「魔鬼」、「枯骨」等這類非人間的邪惡角色為主，他們主要來自於墳墓且準備要將世界同樣也壟罩在可怕的地獄裡。這樣意象和「正題」階段神聖的象徵及「反題」階段現實城市及工廠有著不同的面貌。爲了對抗這充滿魔鬼的非人世界，長詩《十二人》就應運而生。

隨著革命的氣氛愈來愈緊張，社會情勢的變化動，反應主人翁創作的感受，於「可怕世界」中所存在的二種聲音（絕望和希望）不再只是一強一弱的顯現，而是出現了互相抗衡的態勢，於長詩《十二人》中「漆黑的夜」（Чёрный вечер）及「潔白的雪」（Белый снег）兩種對比的顏色象徵著兩種力量兩種世界的爭鬥，黑暗舊世界和光明未來新世界的對比。

這樣的顏色意象明顯和大自然意象及聲音相互連結，「漆黑的夜」及「潔白的雪」的對比並不是靜止不動的，這和漆黑腐舊社會對抗的雪是以「暴風雪」夾雜「旋風」的意象呈現。布洛克於描述「風」的意象時，最常連結的動詞，如「急奔、奔馳、盤旋、旋轉」（лететь, мчаться, виться, кружиться），也常伴隨修飾語「凶惡、猛烈、狂暴」（злой, дикий, буйный）的自然意象，除此之外「狂吼的聲音」（шум и звон）意象更增強此階段大自然意象的狂暴特性。詩中出現的風，有別於一般輕柔溫順的和風，其詩中的風常常夾雜著暴風雪及塵沙，讓人睜不開眼、站不住腳，這些象徵大都是有聲的、激烈的。這樣的大自然意象和以往作家所塑造出來的祖國平靜柔和之自然風光意象呈現極大的差異（Эпштейн 1990: 243）。

上述的自然和聲音的意象於長詩《十二人》中還夾雜著現實社會的機關槍聲「噠噠噠—噠噠噠—噠噠」（Трах-тарарах），於狂風怒吼及噠噠槍聲中將革命的理想及宗教的意象融合在一起。

在布洛克創作的第三階段是詩人創作的成熟時期，許多作品和十月革命相關。長詩《十二人》屬於此時的巔峰作品。詩歌名為《十二人》很自然使人聯想到耶穌十二門徒，具有濃厚宗教的象徵色彩。詩中的十二人列隊來自社會之底層，他們是新信仰捍衛者的象徵，他們威武地行進在彼得格勒的大街上，代表摧毀舊世界不可抗拒的力量，且最後耶穌基督成為不見形跡的領袖，這十二名列隊成為十二門徒，在恐怖與無政府的狀態的流血混亂之中產生一種新的福音。長詩《十二人》宛如是一種喪歌，也像是復活節的彌撒，將死亡和新生希望混合一起。透過十二位於彼得格勒街上巡邏，反應了十月革命這大風暴所帶來的影響，作者站在革命集體群眾的一方，宣告舊制度的滅亡及新世界的誕生，整篇詩歌瀰漫革命時代氣息。

三、結論

布洛克十分擅長運用五大文字意象：「女性意象」、「色彩意象」、「聲音意象」、「自然意象」、「神性意象」。五大意象之象徵反映當時社會動態及布洛克內心的感受。從「正題」的神秘主義，到「反題」的懷疑主義，直至「合題」時期合併前兩個時期的特色來看，由於社會氛圍以及詩人心境上的改變，文字意象之象徵意蘊特色也隨之變化。

「正題」時期是神祕主義的體現，以崇高的永恆女性為主題，神聖無法捉摸的麗人成為詩人追求的理想，代表色是純潔的白色、理想的藍色與明亮的金色，處於寂靜空靈及祭禱的神聖聲音意象中。蔚藍的天空的自然意象象徵理想的世界，此時期的麗人意象和神性的象徵結合，代表的一種神聖宇宙中心的永恆靈魂。

「反題」時期中懷疑主義體現於帶著黑色的面紗的陌生女郎的女性意象中，此時期詩歌創作以革命當下的社會生活為主，由血腥動亂的紅色及描繪底層人民的灰色為代表。聲音的意象從神聖的寂靜天籟中變成了城市中的轟隆聲、酒館中的嘻笑、咒罵聲及士兵們的答數聲；自然的意象也從神聖抽象的天空換化成可碰觸的雪和花，並和此時期相互輝映，以灰色相連結之灰霧及日落為主軸；此時期的神性象徵轉換成現實社會中陌生女郎，她是世間靈魂及在頹廢的氣氛中的一絲希望。

「合題」時期詩人對於現實有了更新及更深層的思考，帶有嘲諷氣息的女神繆斯成為這時期的象徵。此時期是象徵與現實的描繪的結合，深刻地影射出陰鬱及恐怖的真實世界，由墮落淫穢的黑色和蕭條沉悶的黃色相織成主色調，白黑之間的新舊勢力對抗也成為此時期重要的象徵意象。暴風雪聲及噓噓的槍

聲成為十月革命大風暴的中聲音意象最佳代言人，自然的意象也變成摧毀舊勢力力量的風、雪，於這混亂的風暴中，結合人性及神性的耶穌基督成救世之力量。

由以上的分析顯示，文學作品中文字意象色為一種典型的情感符號，內蘊深刻豐富，詩人們常藉以運用以成為強力的情感表達手段。它不僅可以再現描述對象的外貌，經過作者的主觀審美加以歸納粹煉，呼應社會歷史變遷的同時，更能創造意境、表現特定的情感思想。

參考文獻

- Блок А. А. (1960-1963), Собр. соч. : В 8 Т. М.; Л.: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 Брюсов В. Я. (1955), Избранные сочинения в двух томах. Т. 2. 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 Винокур Г. О. (1990), О языке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 Жирмунский В. М. (1977), Теор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 Поэтика. Стилистика. Л.:Наука.
- Ковтунова И. И. (2003), Очерки по языку русских поэтов. М.:Азбуковник.
- Кожевникова Н. А. (1986), Словоупотребление в русской поэзии начала XX века. М.:Наука.
- Кожин В. В. (1964), Слово как форма образа// Слово и образ: Сб. статей. М,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 Лотман Ю. М. (1998) Структур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текста // Лотман Ю.М. Об искусстве. СПб.: Искусство.
- Минц З. Г. (1999), Поэтика Александр Блока. СПб. : Искусство-СПб.
- Потебня А. А. (1976), Эстетика и поэтика. М.: Искусство.
- Тимофеев Л. И. (1976), Основы теории литературы. М.: Сов. Писатель.
- Шкловский В. Б. (1929), О теории прозы. М.: Федерация.
- Якобсон Р. О. (1975), Лингвистика и поэтика// Структурализм: «за» и «против». М., Прогресс.
- Эпштейн М. Н. (1977), Диалектика знака образа в поэтически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х А. Блока. // Баробали Ю. Я. Семиотика и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е творчество. М., Наука.
- Эпштейн М. Н. (1990), "Природа, мир, тайник вселенной.": Система пейзажных образов в русской поэзии. М.: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 于勝民 (2000)。〈“美婦人詩吟”的神話象徵結構〉，《二十世紀文學》，第三期。
- 史朗寧 (1981)。《現代俄國文學史》，台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 阿格諾索夫 (2001)。《白銀時代俄國文學》，南京：譯林出版社。
- 吳元邁 (1998)。《20世紀俄羅斯文學史》，青島：青島出版社。
- 索振羽 (2000)。《語用學教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袁順芝 (2005)。〈論勃洛克詩歌語言編碼藝術〉，《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第28卷，第1期。
- 曾思藝 (2004)，《俄國白銀時代現實主義詩歌研究》，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圖爾柯夫(1993)。《勃洛克傳》，上海：東方出版社。